

GUO HUI SHAN MOU SHA AN

● 法律出版社

◎ 法律出版社出版

# 國會山謀殺案

# 案殺謀山會國

(京)新登字080号

**国会山谋杀案**

〔美〕玛格丽特·杜鲁门 著

陈 锋 李明黎 译

法律出版社出版

(北京宣武区厂内登莱胡同17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燕山联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375印张 245,000字

1991年11月第一版 1991年11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 10,100—16,100

ISBN 7-5036-0887-0/1·78

定价5.70元

## 第 一 章

这是他最喜欢使用的工具。

它重一磅多一点。其大部分重量是它那雕刻得十分精细的象牙刀把。从锋利的刃尖到刀把长6英寸。

仅在一天前，他才用铜丝绒把它擦打得锋利锃亮。他常常这么做。他为它们感到十分自豪，把它们看作是为病人开刀的器械。他知道，要是没有它们，在他那一行中他是成不了第一的。

他往后退了几步，宽大而结实的手里握着他最喜欢的冰刀，打量着他的杰作。他的模样同大多数人心目中想像的雕塑家大相径庭。从他身上看不出一点雕塑家的气度。他高大肥胖，一眼看去就是北欧斯堪的纳维亚人。他那肥大的头颅已经斑秃，只有两只耳朵的上方有一小圈黄白混杂的毛发，另有一束杂乱地卷曲在脑壳的中央。

0159/122

再有一会儿这冰雕就完成了，他心里一边嘀咕着，一边掂了掂手里的冰刀，朝前走了几步，然后在他的作品的右边削掉几小片。他在进行冰雕创作时，心里总是欢欣异常。他的冰刀用得准确细腻，不多不少，恰如其份。他可以在几秒钟的时间里把大冰块切开，或者就象现在要做的那样，轻巧熟练地雕凿曲线，加重浮雕的线条，把冰块雕凿成他所希望的任何艺术品。

他再度往后退了几步，以便更好地打量打量。好极了，他心里说。再有一刀就行了。

“真不错，”餐馆里的一个雇员站在他后边说道。这声音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猛一扭头，只觉得刀尖刺破了左手的大姆指。

“真该死，”他看着手指嘟哝着。伤口并不大，只在皮上刺了个小洞，一小滴鲜血正慢慢地从孔里滚冒出来。

“对不起，”餐馆雇员说道。

这位冰雕艺术家笑了起来，摇了摇头。“好多年了，我都没有划破过手。”他把冰刀搁在桌子上。刀尖上还沾有他的一丝鲜血。“好在我已经完成了，”他一边说，一边把姆指上的血往嘴里吸，然后收拾起黑色的工具袋。“这真象个外科医生的手术工具袋，”他常常这么说。

他最后看了看他的作品，然后转过身，离开了这间大宴会厅。

“他忘了把冰刀带走了，”那餐馆工人对另一个刚从厨

房进来的工人嘟嘟囔囔地说道。“难怪他会把自己的手划破。”

那个年轻工人望了望放在桌上的冰刀，笑着说：“好在他没有用这冰刀扎在别的地方。这家伙真可以要你的命。”

## 第 二 章

卡尔·考德威尔参议员一分不差地在正午12点走进参议院饭堂。他喜欢早早地去吃午饭，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坐到非常清静的最远的角上的那张桌子边，那儿可以看到每一个进出餐厅的人。他本来可以象其他参议员那样，要求把那张桌子定作他的专用饭桌，而不论他什么时候前来吃饭。但他从未这么做过，这使他获得了餐厅工作人员和经理人员的好感。这不是因为卡尔·考德威尔不喜欢他作为参院多数党领袖和参院拨款委员会主席所拥有的额外的特权。与他的同事们一样，他对这些也是乐于享受的。他这么做只是因为他想使侍候他的那些人喜欢他，特别是在餐馆里面。他有时候揣摩着，也许正是这种出自餐桌问题的友情，帮助他顺利地读完了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

“考德威尔参议员”，餐厅副经理说道，“今天您的气

色好极了。”

“谢谢你，查尔斯，我觉得非常好。只要秋天的第一次寒潮一来，我总是这样。今天的午饭有什么好吃的？”

“今天是佛蒙特州庆祝日，参议员。”

“真的？那么我得吃薄煎饼蘸枫糖汁了？”

查尔斯笑了起来。“当然不一定了，参议员。”他看了看手里拿的菜单。“我们有煮饭、牛肉布丁和石灰烤鸡。”

考德威尔走进饭厅，朝他那张桌子走去，一边走一边喃喃地说，“我从未明白过，我们为什么非得把今天算这个州的纪念日，把明天又算另一个州的纪念日。有什么豆子汤吗？”

“有的，先生，您是想你是一个人在这里吃饭吗？”

考德威尔拉出一把椅子。“还有人来，我儿子要来和我一同吃午饭。”

“那很好。要您通常吃的那些？”

“好的，请吧。”

他把脚在桌子底下放好，把那只往下掉的长黑袜子往上拉了拉，往膝上铺上一块白餐巾。他觉得他那深蓝的西装胸前的翻领上有一个白色的小灰尘，便用手把它轻轻地弹抹掉了。人们都知道，卡尔·考德威尔是国会山穿着最讲究的人。一位当地的专栏作家不止一次地把他列为她每年一度的穿着最讲究的人的名单的首位。在他当学生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多钱去买考究的服装，在其弗吉尼亚大学

的那些比他富有的同学面前，他总感到很不自在。他毕业之后，并且开始在法律界和政界青云直上之后，如何穿着打扮就象是个无法摆脱的鬼魂似地缠绵在他的脑子里。

他向坐在另一个角落里的一位参议员挥了挥手。那位参议员已经要了一大浅盘冰虾，这是这位法律制订者每年用飞机空运来的鲜货，并且特地为他保存在参院的冰箱里。大厨师为他的鲜虾特制了一种浇汁，并在浅盘里配摆上西红柿、小萝卜和黄瓜。由于虾是这位参议员自己提供的，所以他的午饭从不要钱。有什么样的身份——象家养鱼一样——就有什么样的特权。

查尔斯带着一瓶“圣母玛莉”牌酒走了回来，这种酒在参院餐厅吃午饭是不上的。“为你干一杯，”考德威尔端起酒杯，说道。

“为印地安红鬼干杯，”查尔斯说。“他们昨天晚上赢了。”

“我知道，我儿子和我昨晚都在那里。他妈的那是个什么比赛！”他发现他儿子正站在门口，便站起身，向他挥手。

“那场比赛打得不错，是吧，爸爸？”

“是的，是不错。你今天上午的约会进行了吗？”

“当然。我想他会同我一起干的。要不我们可以另雇一位委托人。”

他们点了菜，参议员要了一份豆汤，儿子要了一份

鸡。在开胃菜上过之后，考德威尔问道，“你从你哥哥那里听到过什么消息吗？”

儿子摇了摇头，开始吃起沙拉来。父亲则在一旁望着他。他们俩长得一模一样，都是又高又瘦，满头密发，只不过老卡尔的头发已经完全银白。俩人都是绿眼睛，鹰钩鼻子。小卡尔踏着父亲接受教育的脚步，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他在两个著名的法律公司工作过，一个在纽约，另一个在华盛顿，然后自己开业。随着业务的发展，他的律师事务越来越变成了一种院外活动。在他的委托人中，有三个工业贸易协会和一个专门以从事通过政治活动来进行社会改革为目的的保守的基金会。他们俩都知道，参议员在国会山的显要职位把委托人吸引到了他儿子的办公室，而他们也非常仔细地避免采取任何公开使用这种有利的竞争条件的行动。

“把新委托人的情况对我说，”参议员说道。

没有什么很多的东西可说。一个小小的贸易组织，是个代表美国手表制造商的松散的组织。他们想要对日本实行贸易限制，就是这些。”他讽刺地笑了起来。“今天上午发生的事情与以前总是发生的一样。因为我很年轻，是个律师，他们就以为我是你的大儿子。我不得不告诉他们，情况不是这样。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提起这事来。”

他父亲笑了起来，又擦了擦嘴。他曾想给他的大儿子取名为小卡尔，但后来还是遵从了他妻子的愿望，让他们

的大儿子跟她父亲取名，他是弗吉尼亚州的一个著名而又富有的地主和工业家，他的祖先可以追溯到杰弗逊，他的名字叫马克·亚当。就这样，他们的大儿子取名叫马克·亚当·考德威尔。两年后，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了，而父亲的名字——卡尔被传给了他。

老考德威尔最后以朗姆甜饼结束了他的中饭。他儿子没有要甜食。“最近见过什么特别的人吗？”父亲问道。

儿子又一次没有吭声，只摇摇头，表示没有。小考德威尔不喜欢父亲对他的社会交往刨根问底。尽管小卡尔的社会生活非常活跃，但俩兄弟都还没有结婚。在一座充满着还没有主的女人的城市里，他是个非常悦目引入的光棍汉，在晚宴舞会或半官方的华盛顿社交集会或筹款集资活动中，总可看见他胳膊上挎着个漂亮的女人。奇怪的是，总是他父亲最经常地要他儿子安下家来，养儿育女。维罗妮卡·考德威尔似乎则很欣赏她小儿子在华盛顿社交界里自由而放纵的生活，并且常常讥笑她丈夫对此提出的异议。

“后天晚上你母亲为我举办大舞会，你带什么人来？”

“我不知道，爸爸。我会予加的。难道这还不够吗？”

参议员朝四周看了看，看是否有人听见他儿子略带敌意的话。他靠着桌子把身子往前倾了过去。“你这是吃了什么呛药了？”

“没什么。我突然想到，这是伟大的母亲为你举办的，可是我听到的却是冷嘲热讽的话。你应该高兴才对，她很爱你，把自己的心都翻了出来，为你举办这么……”

“我知道，我知道，”他说道，一半是在说他的真心话，但更多地是想改变他们谈话的方式。他知道他儿子的话是对的。尽管他对艺术并不特别喜好和欣赏，但他在几个委员会中，都曾极力要增加有关创作和表演艺术方面的联邦预算，因为他妻子对所有这些都怀有特别亲切的情感。那一年，这方面的预算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值，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都分配给了考德威尔表演艺术中心。

要是卡尔·考德威尔的地位比这稍微低一些，要是他诚实、正直的名声没有这样无可非议，那么首先是会有人说三道四的。实际上，这个作为他妻子生活激情的中心，只得到了它在这个馅饼中的应得的份额。她们是通过正常的渠道申请这些资金的，由她的亲密朋友杰逊·德弗劳恩斯代表她和她的董事会打头阵进行这项活动。同时她们还在华盛顿社会和艺术界中大力开展私人资金的筹集运动，筹措了大量的资金，以弥补联邦政府赠款的不足。总而言之，中心的经济状况从来没有这么好过，维罗妮卡·考德威尔第一次承认，她丈夫在国会所作的工作，和在筹募私人资金时挂上他的名字，起了主要的作用。这就是她为什么坚持要在后天晚上要为他在参院最大的私人餐厅里作东举办一次宴会的原因。出席宴会的将有她在中心的一批同事，

卡尔的一些最亲密的朋友，他的家人。为了能够发布消息，还有选择地邀请了报界、电台和电视台的一些记者。

他们离开此时已经坐满了人的餐厅，路上在几张桌子旁边稍微停留了一下，以便让考德威尔同朋友打招呼，或把他儿子向他们作介绍。最后，他们来到了走廊里。

“你现在上哪儿去？”父亲问道。

“到办公室，我有一个早晚餐的约会。”

“是同委托人吗？”

“是的。”

“今天下午我要参加委员会的一次会议，投两次票，还同医生有一个约会。我知道，你母亲想让你一块吃晚饭。她已经有一阵子没有见到你了。”

“她要到外面去吃晚饭，然后上中心去。”

“哦。”

“我今天上午给她挂了电话。”

“哦。”

他们又往前走了几步，这时小卡尔说道：“爸爸……”

考德威尔止住脚步，望着他儿子。

“他们是否还在计划召开一个有关宗教迷信的听证会？”

“很难说……麦克卢恩参议员似乎表示反对……”

“您能不能做点什么枪毙它？”

考德威尔皱了皱眉头。“我并不怎么关心这事……”

他儿子的脸色阴沉了下来，嘴巴上的线条收紧了。他种神情同她母亲烦恼或生气时的模样一样，卡尔·考德威尔一直非常讨厌他们俩的这种表情。儿子突然说话了：“这同你有关，这同我们全都有关。”

“哪天你来同我一起吃晚饭，我们再来谈谈这事。我得开会去了，已经有点晚了。”

“你真的不关心……”

考德威尔朝四周看了看，他儿子提高了嗓门。“我们在家里再谈这件事，还是在家里谈好。好吧，谢谢你上这里来，这顿中饭吃得不错。”

“好吧，嗯，是吃得不错……我在您作证时……再见。”

他父亲看着他，心里琢磨着他的话音里是不是有一丝讽刺的味道。

### 第 三 章

演出终于结束了，莉迪娅·詹姆斯心里直感到松了一口气。她从来就不特别欣赏海顿的作品，尽管她的确很崇拜他的一些交响乐作品，如交响乐第 101 号《伦敦》，它把变奏曲同迴旋曲揉合在一起。

莉迪娅越过那只坐了一半人的音乐厅，看着对面这次音乐会的发起人、参院多数党领袖的妻子和她的朋友维罗妮卡·考德威尔。从她脸上的神情可以看出，她这个晚上过得十分愉快。维罗妮卡对弦乐四重奏十分偏爱。

“好极了，”维罗妮卡一边喊着，一边鼓着掌站了起来。这个弦乐四重奏的演奏乐队刚刚演奏完海顿的《剃刀》四重奏——为了得到一把新的剃刀，作为交换，作曲家把这首曲子送给了一个英国人——他们站起来，向观众鞠躬表示致意。

坐在莉迪娅旁边的那个男人叹了一口气，摸了摸他的喉结。“海顿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会见莫扎特。打那以后，他作的所有的曲子都进了一步。”

莉迪娅微笑着，把手放在克拉伦斯·福斯特·西姆斯的胳膊上。他曾是她最后的一位钢琴教师。后来，她放弃了早年想当一名音乐表演家的梦想，改而从事法律这种更为实际的行当。而在这方面，她干得的确十分出色。她曾有一次指责他对她太严厉，使她遭受了伤害，但后来，她终于认识到，他那严厉而苛刻的教育方法帮助把她造就成了一位大有前途的律师，而不是一位平平常常的钢琴手。

稀稀拉拉的观众站起身，鱼贯地走进剧场大厅。福斯特·西姆斯告辞走了，莉迪娅望着他那高大而干瘦的骨架的背影，上面松松垮垮地套着一件褐色花呢西装，从一群人堆里挤插过去，走进了男厕所。真是相貌英俊、举止温文尔雅的男人，她心里想。想否认也没有用，她真是完全被他迷住了……

“莉迪娅……”

她转过身来，维罗妮卡·考德威尔站在她面前。

“哦，你好，维罗妮卡。音乐会好极了，我非常喜欢它。”

“我也是。我越听海顿作品的演奏，我心里就越在想，他同那个可怕的女人结婚一定是遭了不少的罪……你今天真漂亮。”

“谢谢。”莉迪娅很欣赏她的这句话。可她心里并不感到很舒坦。她在办公室里整整忙了一天，在福斯特-西姆斯来接她的时候，她刚刚找到点时间把头发梳了两下，换上了一套混色线呢的西装。

“卡尔来了吗？”莉迪娅问道，她指的是维罗妮卡的丈夫、参院多数党领袖。她知道，如果他真的来了，她是会惊诧不已的。卡尔·考德威尔不喜欢听音乐会，虽然他履行着丈夫的职责，支持他妻子的艺术活动，并且参与以他们的女儿命名的艺术中心的活动。

维罗妮亚向穿过大厅的某人挥了挥手，然后说道：“他没来，他去看什么球去了……篮球、橄榄球还是什么球，我也不清楚。”

“准备好了吗？”福斯特-西姆斯从人群中挤过来，走到莉迪娅的身旁，问道。

“好了。”

“好极了。让我们就谈到这儿，先去喝杯白兰地吧。海顿的作品真他妈的枯燥，听他的曲子真使我渴极了。”

“有点枯燥，但总的来说还可以吧……晚安，维罗妮卡，”莉迪娅说。

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离开，杰森·德弗朗斯走了过来。他衣服敞开着，里面穿着一件白衬衫，外面套着一件绿色丝绒夹克衫，系着一条绿褐相间的佩兹利涡旋纹花呢宽领带，下穿一条皱皱巴巴的灰色便裤，脚上是一双褐色压模